

雷震」，氣力充沛，貫滿全場，繼唱「失落番邦十五春」，清脆動聽，又獲掌聲，見娘時之二六，唱來可圈可點，梁小姐如能繼續研究，其戲劇前途，未可限量，三位公主的扮相雍容華貴，作派大方，坐宮之「四猜」，中規中矩，板槽穩妥，盜令及回令之快板，均屬佳構。鍾玲玲小姐之太后，唱作均甚突出，鍾小姐系出平劇世家，家學淵源，不同凡響，出場前先上八堂官及八宮女，極為火熾，太后寶座由兩張條桌併排設立，尤見氣派，除唱腔獲得掌聲外，臺步之龍鐘老態，令人激賞！程東珠小姐之楊宗保，幾句娃娃腔句句獲得喝彩。崔幗眉小姐之余太君，唱作均中規中矩。陳秋華小姐所扮回令之太后，循規蹈矩，吳亦仙小姐之六郎及黃潤小姐之四夫人，均屬佳配。全劇演來，有如五彩繽紛，精彩迭起，使人有美不勝收的感受，方之內行，並不多議。

從本年度大專聯演的成績來看，我們可以得一結論，那就是：國劇的前途，是非常樂觀的，它不但會沒落，而且必然會具有極其光明的前途。像這次公演的同學們，都是青年人，他們以在學之身，經過了不算太久的訓練，便具有如此優秀的國劇造詣，表現了如此良好的演出成績，可以說國劇的藝術，已在我們

國青年一代中紮下了根，發揚光大，只是時間問題。國劇的內容，闡揚了我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固有道德，在國劇中我們可以瞻仰忠臣之典型，也可以看到奸臣的嘴臉，對於前者，我們會致以崇高的敬意，而對於後者，我們必然會寄以痛恨、鄙夷、和不齒，無形中便會受其潛移默化，而在實際生活中走上了國劇所指示的正確道路。國劇也是松柏長青的劇種，以探母一劇為例，它被演出了數十年，可是仍能引人入勝，使人百看不厭，它所表現於外的綜合藝術，提高了觀眾的視聽享受，而它所蘊含於內的行為道德，便樹立了人生的崇高典範。探母一劇發揚了我國固有的孝道美德，表現了母愛的偉大和深厚的家族向心力，失去了母愛的人，當他觀賞到見娘哭堂一折，一定會落下孺慕之淚，這種強烈的感染力，是其他劇種所絕無有的。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有中國便有國劇，它必將和中國的文化共垂不朽，發揚光大它，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天職。教育部文化局和中國反共青年救國團自五十七年起即開始輔導大專青年研討國劇，數年來的耕耘，已在這項工作的進程中樹立了里程碑，也培養出燦爛的藝術花朵，我們欣見國劇幼苗的茁長壯大，也預祝國劇前途之無限光明。

記熊正琬學長談

唐山路礦學堂舊事

孫金聲

六月一日，母校唐院土木系畢業校友十八人應樊祥孫、張志禮、吳符生三位學長之邀，在臺北市南京東路再保大樓頂樓，舉行聚餐，並恭請熊正琬老學長講述唐山路礦學堂掌故，以及長壽養生之道。

熊正琬老學長，字元善，民國元年畢業，現屆八十四高齡，但是鶴髮童顏，精神矍鑠，步履輕便，尤其他一束迎風飄然的銀髯，令人欽羨。

熊老學長說，唐山路礦學堂創立於遜清光緒卅一年，就是西元一九〇五年，它的前身可能是山海關學堂，但他對那一階段的情形不太清楚，就自唐山路礦學堂算起，我唐院至後年即屆創校七十週年，可以說是一座歷史十分悠久的學校。

當時學校經費由開採煤礦支助，教授都是英國人，且是由學校公開徵求來的。就讀的學生，不但不收

取分文學費、書籍費和雜費等，而且凡考試成績滿卅分（不是六十分）以上，每月還獎發銀子卅兩。卅兩銀子在當時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不過據他知道，能考滿卅分以上的人數也並不多。後來學堂改隸郵傳部，方開始有美國教授，那個卅兩銀子的獎助金也就停止了。

熊學長話題轉到他的維護健康之道，他說，他個人的心得是：

(一)好菜少吃。通常我們吃到好東西，難免要貪嘴，多吃幾口，嘴舌暢快一時，腸胃可就辛苦，所以，我們必須吃的適可而止，讓腸胃有休息的時間。

(二)散步。多散步，使輕微出汗，這樣，假定你受到些寒風，也就可以排出去，那麼筋骨活絡，

不會有甚麼關節炎、筋骨疼了。

(三)氣功。氣功是我們老子(李耳)傳授下來的，就是呼吸要到丹田，然後練習將氣悶住，使向四肢發出，以通脈絡，使腸胃有力，腸胃消化健，即可以健身。近年來因為練習氣功，所以目明耳聰，受用無窮。

在座諸學長，聆聽畢熊老學長報告，一齊鼓掌表示由衷欽佩，座中人亦已有接近古稀之年的，但聽了熊老學長一番話，頓覺得年輕很多，精神煥發。

其後，王章清學長報告一些唐院遷到貴州省平越縣後，與平院合校一段時間內輕鬆有趣的故事，博得滿室粲然。

講到平越，樊祥孫學長補充說，當時學校學凡教授、實習器材、經費都是由他經手支援，他當時駐蹕黔桂鐵路獨山工務段，並且負責獨山收支庫工作。

那天大家談得很高興，尤其是張志禮學長最高興，因為他請到樊學長來擔任這個聚會的主持人。

那天可以記的事太多，因為友聲總編唐慧貞學姊催稿，就此打住。最後，謹向樊祥孫學長致謝，因為那天的聚餐會，全部由他一人代付了。

中國工程師學會 函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六二(37)第一一〇號

受文者：國立交通大學同學會

一、本會本屆理監事會第二次聯席會議方常務理事賢齊提：為祝賀本會前理事長凌竹銘先生八秩華誕雙慶，擬請將本會凌氏獎學基金捐助「財團法人交大教學基金」作為交通大學教學基金乙案當經理監事會決議悉數捐助並徵得凌竹銘先生同意各在案。

二、茲隨函檢附該項基金(截至六十二年六月八日止)新臺幣二一八、〇九五元支票乙紙(彰化商業銀行支票號碼 BIZ.0.07106七)請察收賜據為荷。

三、副本抄送凌鴻勳及方賢齊先生。

理事長 羅 雲 平

堅守崗位四十年

滄預廿一 史 祖 恩

溯自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我從上海離開了母校，毅然到南京參加了國民黨中央的工作。歲月如流，一恍到今天，已經歷了四十個寒暑。『少年子弟江湖老，四十年歲月夢裏過。』想當年，年少氣盛，雄心萬丈；到如今，兩鬢盡斑，壯志消磨，垂垂老矣。雖然四十年來國家多難，世事變幻，而我幸能任重道遠，堅守崗位。可惜縱然吃盡了苦勞，却未曾立下顯著的汗馬功勞，說來十分慚愧。不過我從不會在職怨職，見異思遷，始終能鏗而不捨，默默耕耘。更幸天假我年，大難不死，至今猶能像老兵一樣，窮且益堅，老當益壯，繼續為國家効力，也可說是難得之至了。雖然眼看着：『流水生涯盡，浮雲

世事空，』日薄崦嵫，為日苦短，難免與老大傷悲之感；但每一想到我們這個已有四五十年歷史的機關，同志們來來去去，進進出出的何止萬兒八千，至今能堅守崗位四十年者，也不過寥寥五六人而已。『訪舊半為鬼，』『知己多零落，』逝世者，退休者，淪陷者，變節者不知凡幾。比起他們來，也差堪自慰了。蘇東坡有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四十年中我究竟留下些什麼雪泥鴻爪呢？願效『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略述一二。

先說我的升遷：平生性迂才拙，頗有自知之明。從不會走門路，託人情，也未嘗冀微俸，求躡等。祇